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續紅樓夢新編 弁言

抹月披風，《桃花扇》數逢陽九；姹紅嫣紫，《牡丹亭》怨負春三。血氣虛生於兩大，拂性難施；蛾嗑飲恨於九京，有情不遂。桃葉渡頭，那尋往棹；莫愁湖畔，詎問來舟？既歸同盡夫太虛，誰熱返魂於乙夜？若乃夜雨枕寒，腸斷佳人黛玉；春宵帳暖，夢迷公子怡紅。揣摩世故，雌黃之口何堪；刻畫膏粱，閨閣之家莫恤。箕裘未墮夫家聲，蜚名鹿宴；識解迴殊於流輩，托跡緇流。茫茫幻海，難辨青埂之峰；渺渺仙蹤，易擲通靈之寶。然而論不關乎名教，將累曠風雲其何濟；事無與夫性天，縱連篇月露亦奚為？意存諷刺，貨殖不滿腐遷；辭寓褒譏，附會偏多盲左。情生情滅盡必情，情根誰握；覺早覺遲終貴覺，覺眼獨開。況乎急流津側，儔為勇退之人；依樣年來，半是葫蘆之客。宜其價重縹緲，名馳芸薹矣。所慨者，遙遙千載，同調難賡；落落此生，沉懷孤往。音賞希賞之音，朱弦莫越；味回難回之味，崖蜜徒甜。夢徵蕉鹿，一彭殤而等鶯鶯；諦化筌魚，應馬牛而齊·黑白。聊托兩村之賈，孰傳隱士之甄？此固抱膝之獨有沉吟，而染毫之別留尚論者也。

至於吉占惠迪，如響之應非虛；光著謙尊，自牧之卑莫逾。打破愁關，迎超鬼刹；極登樂國，共結喜緣。祇期真還太璞，遁跡深山；無事淚灑神瑛，抗懷仙草。簫管慶遐齡，積善之家有餘慶；簪纓榮奕葉，滿床之笏喜增榮。是為序。